



中国作协创研部 选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岑寂的花园
伊琳娜的礼帽
生气
热爱的一只狗
我在哪里丢失了你
轮盘赌
阿雅的故事
桃花渡
诊所
三个清洁工
羔皮帽子
吼夜
粉丝

2009年中国短篇小说精选

短篇小说

09

2009年中国短篇小说精选

短篇小说



中国作协创研部 选编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9 年中国短篇小说精选/中国作协创研部 选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354-4246-8

I. 2... II. 中...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1027 号

责任编辑:高毫林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

开本:700 毫米×1010 毫米 1/16 印张:21.25 插页:3

版次: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13 千字 印数:1—11000 册

定价:25.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编选说明

每个年度，文坛上都有数以千万计的各类体裁的新作涌现，云蒸霞蔚，气象万千。它们之中不乏熠熠生辉的精品，然而，时间的波涛不息，倘若不能及时筛选，并通过书籍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这些作品是很容易被新的创作所覆盖和湮没的。观诸现今的出版界，除了长篇小说热之外，专题性的、流派性的选本倒也不少，但这种年度性的关于某一文体的庄重的选本，则甚为罕见。也许这与它的市场效益不太丰厚有关。长江文艺出版社出于繁荣和发展文学事业的目的，不计经济上一时之得失，与我部合作，由我部负责编选，由他们负责出版，向社会、向广大读者隆重推出这一套选本，此举实属难能可贵。

这套丛书的选本包括：中篇小说选、短篇小说选、报告文学选、散文选、诗歌选、微型小说选和随笔选七种。每年一套，准备长期坚持下去。

我们的编辑方针是，力求选出该年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力求选出精品和力作，力求能够反映该年度某个文体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题材热点、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同时，我们坚持风格、手法、形式、语言的充分多样化，注重作品的创新价值，注重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多选雅俗共赏的佳作。

我们认为，优良的文学选本对创作的示范、引导、推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对读者的潜移默化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除了示范、引导价值，它还具有文学史价值、资料文献价值、培育新人的价值等等。我们不会忘记许多著名选本对文学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我们也希望这套选本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书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编选，雷达同志总负责，具体的分工是：

中篇小说卷由牛玉秋同志负责；

短篇小说卷由胡平同志负责；

报告文学卷由李朝全同志负责；

散文卷由韩小惠同志负责；
诗歌卷由韩作荣同志负责；
微型小说卷由姚雪雪、张越和陈永林同志负责；
随笔卷由李东华同志负责。

中国作协创研部

2009年中国短篇小说精选

短篇小说·目录

岑寂的花园	王 蒙 (1)
伊琳娜的礼帽	铁 凝 (24)
立冬·立春——波湖谣	陈世旭 (35)
生气	韩少功 (51)
解冻	迟子建 (59)
热爱的一只狗	邓一光 (77)
我在哪里丢失了你	范小青 (95)
轮盘赌	杨少衡 (105)
阿雅的故事	张 炜 (117)
桃花渡	叶 弥 (124)
诊所	红 柯 (135)
迷离	邵 丽 (149)
清明	郭文斌 (158)
莲舞	储福金 (169)
伴宴	鲁 敏 (181)
艾多斯	邱华栋 (201)
坐席	荆永鸣 (213)
吼夜	季栋梁 (220)
粉丝	晓 苏 (230)
三个清洁工	何玉茹 (241)
羔皮帽子	张学东 (249)

分娩	秦 岭 (264)
非法营运者	李咏芹 (275)
阿米日嘎	次仁罗布 (287)
蘑菇好滋味	柳 营 (301)
海军往事	陆颖墨 (312)
祝你生日快乐	女 真 (327)

岑寂的花园

王 蒙

这些房屋好像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连同它们旁边的澄明的湖水与树林。是无端出生的私生子？过去这里只有烂泥塘，有歪歪扭扭、东倒西歪的芦苇，有因为水太多被泡得半死不活，又因为水充足，一部分树冠长得特别茂盛的垂柳。听说过去这烂泥里能够突然出生许多青蛙和甲鱼。按照中国的文化传统，应该想象烂泥才是青蛙与甲鱼的母体。据说这里的青蛙与甲鱼间具有特别与众不同的血缘，以至这里的青蛙常常呆木无声，失语与性冷淡，而甲鱼会突然发出鼓噪——维权、示威与抗议。

连房地产经营人也说不清别墅们的来历与父母身份，说不清这个被称为“湖鸥别墅”的高尚住宅区与青蛙、甲鱼、水鸟和泥地的关联。现在还活着的人，在国家将这边定为重点保护的湿地之前，很少有谁在这里看到过湖鸥。至于平地而起的高级住宅，更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过。你拿不出住宅们的出生证明与不违背计划生育的有关规定的文书，没有户口本。你会怀疑房屋的存在合法性、可信性乃至正当性。是的，当泥塘更改了芳名称为“湖鸥湿地”，当湿地得到了国家的注册与保护以后，最突出的变化是大量湖鸥的重新出现与聚集。湖鸥应湖鸥之命名而归来，是天我合一的例证。湖鸥成群结队地飞行着，满不在乎地俯冲向水面与道路，有时甚至冲向汽车，又有时栖息在沙洲与小岛上。以致开始到这边来钓鱼的人抱怨湖鸥的讨厌。不知这里边是否也有同行是冤家的含义。

当滑倒过不知多少行人的绿苔逐渐被条石铺成的湖滨路堤岸路所代替，当夏日的蛙声时断时续，当衣不蔽体的农民渐渐穿得囫圇和光亮，当时多时少、湖鸥之外的众多水鸟——有鹭鹭也有鸕鹚、还有野天鹅与野鸭、还

有闲云与野鹤出现以后，当钓鱼人、购房人乱丢啤酒瓶子和食品包装袋、专门在写着“请勿停车”的牌子下面泊车的无政府主义(?)男女逐渐涌现以后，新世纪的风景出现而且成了事儿啦。

现在这里成为了城市的首屈一指的高尚别墅区。写到这里，电脑软件将“首”字的 UTH 输入五笔码显现成了“瘡”。真有趣，我输入“说法”——YUIF 时它出现的是“廉洁”。而输入“恶心”——GONY 的结果是出现了“事业心”。如果不改，它就瘡屈一指了。

它的“首”是由于它是欧式豪宅，四面花园，复式错层两个主层、半地下室与阁楼。面积与户型，地板与墙壁，石材、木材、涂料与雕塑雕刻楼梯和门窗，尤其是草坪、花园与阳光室、阳台都比较讲究。

那么它的“瘡”(可以读成第三声和第四声)呢，则是由于它的雷同、整齐性、排列性、小小批量性。整个小区分为甲乙丙丁四种户型，四张设计图，打造出百十套房屋。每种类型房屋大致一个样子，而且排列成一队如同出军操，如同营房，这样的“高尚”住宅，他处少见。

但是我说的这幢有着特大的花园的甲级别墅独具一格。它临湖靠路，四面都留出了更大面积的花园绿地。它的门前由吊车安顿了一块太湖石。高过两米五，石洞曲折相通，总体又显得婀娜袅窕，挺拔峻峭，奇崛脱俗。这样的石头不像来自此一世界。这样的石头永远不会整齐划一，批量出现。太湖石的底座也是专门砌成，三条腿颇显虎威。太湖石对于自己脱颖而出摆设在这里满不在意，你看到这样的太湖石你就会想到应该把“春风得意马蹄疾”的诗句改成：“春风已意尽，何必扬马蹄？”纹丝不动的太湖石比奔跑的大马还牛——还“马”。是的，这块太湖石如果平放，观感确实像飞奔的马，除了它已经在快乐中削去了自己的马蹄。

绿地外缘的向阳的正面直接栽了四株高大的银杏，矜持而又含蓄，自命源远流长，自吹自擂却又并无把握。四株同样高大的中国梧桐，丰腴却不失爽利。我有格调，它们说，却忘记了真正的格调绝对不劳表白。两侧栽种的是微笑的合欢与骄傲的玉兰，喜悦的丁香与随俗的栀子。它们都心甘情愿地供你观赏与品头论足。花园中光照不太尽兴的那一大块绿地，栽种了幽雅的樱桃，偶尔艳丽、终于从俗的石榴，俏皮的山楂与和平欢乐随众的桃李梨杏枣。你可以设想，住在这里的主人，无事时走在柔软的绿油油的草坪上，踩着齐整的不断修剪的绿毯，仰脸欣赏各种观赏树与果树时，并寄情于停栖着的，或即将歇息在枝头的鸟儿的欣悦心情。

什么是寄托？有几株树劳你惦记。什么是生命？小苗眼看着长成大树。什么是忧愁？虫害与干旱。什么是美丽？花开万朵。什么是哲学？树木花草，荣枯往复……什么是主体？无言而又生生不已。

在最大的一株银杏树（人们估算，栽种这棵树的成本应该不少于五万块钱）上挂着一个管风铃，风大的时候发出呜咽、颤抖，却毕竟从容大度的乐声。风急或者风向乱变的时候，完整的声音就被击碎了，一切变得飘忽不定，神神经经，失落得像是流星雨。

同一株大树上常常停留着一两只麻雀，快活地交谈或者孤独地徘徊，争辩真理同时挑逗情欲。你无法判断它们是双双对对，夫唱妇随，还是时有歧异，冲动地分手，出现抱怨敌对与各自诉苦。

春深以后，麻雀换成黄鹂，还有燕子，还有云雀。而盛夏以后天籁的主角换成了虫类大乐队，叫做虫海战术，以数量与规模胜。

然而声音在这一家还不是最主要的，虽然不断有西洋哲人指出，对于人类，听觉比视觉重要，语言比直观重要。这里与众不同的是花。除了花季的上述的木本花盛开时分以外，你在园子里还会看到早春的郁金香。主人把郁金香培植在围绕房屋的四面木槽里，槽里置放着专门培养郁金香的油润得恰到好处的泥土。已经连续几年了，在朦胧与开始温暖的四月，郁金香的盛开像是众位欧洲贵宾一起举起的酒杯，那么高贵、那么明艳、那么滋润和纯净，如玉如脂如珠如葡萄泼醋。郁金香主要是红色的，但也有几株黄色与特别高贵的黑色紫色的花种。还有几株郁金香，同株异色，既长黑花也长粉红与紫蓝，似乎在一个集会上，你不但看到了快乐绽放、热烘烘的美女，也看到了旁观的、忧郁与冷淡，但仍然自我感觉高人一头的几位可能是年长一点的单身女性。

在正面，当郁金香凋谢以后会开放一排牡丹，然后是芍药，在这里芍药比牡丹要丰满与咋唬得多，自以为得了大奖。如果你盯着芍药看，你会感觉到花朵的膨胀直到爆发。然而毕竟旁边有豪华的大别墅建筑，有偌大的草坪，有许多大树和中树，有木制秋千摇椅，有不怕风吹雨打日晒的石茶桌、石墩石凳，有石条案与摆布在石条案上的盆景，给你以神仙用过，仙洞里摆过，世上千年山中七日中出现过的感觉。这样，芍药也就不那么抢眼了。

奇怪的是绿地上还有东南亚的大象木雕与欧式的人体雕塑，令你增添了许多踌躇：它的主人来自新加坡还是马达加斯加？

以及虽然不如芍药等的个儿大但是比它们要名贵许多的花草。这样，

芍药与牡丹成了被驯服了的宠物,摆正了自己的位置,开在那里是为了你的愉快而不是为了它的显摆。它们开放得恰到好处,使你对它们的俗艳略而不计,满意于它们的忠诚服务。

还有蔷薇,在欧洲因为歌德的歌词而显得高贵的花儿,在这里却开放得这样亲和随意,水一样地流淌着闪亮着与渗漏走失着,不拘一格。

还有修竹,自己秀美,因秀美而自恋,因自恋而寂寞,因寂寞而清高,并因清高而更加消瘦和寂寞。

还有波斯菊、大丽菊、满天星、鸡冠花与大叶子的美人蕉。如果是一个喜爱契诃夫的小说写手从这里经过,她一定会批评这一处花园的品位,它缺少精纯,它不像一滴晶莹的露珠,它太铺陈太泛滥太无所不包,它不像那些专事小品小令小段子的精写家。它本来可以专门突出一种花草树木,例如樱桃园、蔷薇园、竹苑、芭蕉院、兰圃……而如今,它什么都有,什么都美,如入海市,如入植物园。它自己成为一个世界,反而在世界上失去了自己的位置了。

……所有的这些描写或者叙述,都通向一个悬念:这个花园的主人是谁?这幢别墅,这个花园的主人为什么会这样经营种植?

没有几个人看见过它的主人,据说他偶然回来,一个人开一辆原装进口七座别克商务车,匆匆地侍候花草,像一个商务繁忙的孝子,“百忙中”匆匆来尽孝心。更像一个被雇佣的园林工人,他锄草施肥剪枝浇水除虫移苗,同样匆匆地离去。然后,这座花园保持住井井有条,寂寞杳然,各归各位。

开发商那里与物业公司那里当然有一个业主的姓名。但是在这个别墅区,这样的姓名有与没有并无两样。流传开来的说法是,它的房主似乎拿着某个太平洋岛国的护照。说是它的主人高高大大,帅酷兼备,他从来不在房间里居住,说是统共他来这所别墅过过两次夜,但是两夜都是在花园中搭起一个小小的帐篷,他坚决住在室外。这样的特立独行已经更接近虚构的文学而不是置业的商务现实。有一个电工据说进房间处理过供电跳闸的小事故,他吞吞吐吐地说房间里到处挂着一些模模糊糊的女人照片,再问什么他是绝对不吐口的了。为什么这个素日对业主们评头论足的工人对于这一家守口如瓶呢?他被叮嘱过吗?他被收买过吗?他被恐吓过吗?没有什么人包括他自己能说清楚。

有一个新搬过来的与此处花园相距七百多米的丙户型业主,她是一位

女画家，婚姻状况离异，作品销路忽高忽低，眼珠时亮时暗，服装与众不同，养着一条貌似公山羊的带须黄黑狗。她的相貌与动作都会令人联想起一只活泼可爱的猿猴。她坚持说去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她由于失眠而半夜出游，她听到了引起我们的兴趣的这座花园中传出来的哭声，她说她甚至于走近了这一幢建筑，但是走近了，哭声就消失了，拉开距离以后，哭声传出来。画家还说，走近这幢房舍以后，她看到了窗帘上映照出来的一个黑影，那应该是一个绝代佳丽的影像，只是形象有一点模糊。既然模糊怎么能说是绝代佳丽？这个问题她说不清楚，并从而损害了她的关于哭声的说的可信度。

一位据说是写过很红的小说从而退了学，并且在博客上常常愤世嫉俗，尤其是喜欢骂同性别的年长作家的青年才女，到这个高尚别墅区的朋友家暂住。她的奇长的脸孔显得资质不凡，她自己的说法是，自从受到了旅美学者夏志清先生的影响，大陆上出来一批张爱玲迷或者应该叫做“爱丝”的读者以后，她的长脸便叨光而变得大有品位起来。她的脸能让人想起张爱玲、台湾远景出版公司的讨版权官司，还有《色戒》与《金锁记》以及梁朝伟与汤唯。看到了这处岑寂的花园，听到了女画家的有关夜半哭声的故事，她立即“我为卿狂”，她立即为公羊型黄黑狗购买了大量美国原装冠能康多乐狗粮，“不速”地前来造访画家。她张开特大的张牙舞爪的眼镜下面谦虚地紧闭着的小口，提出了许多问题。知道不可能得到要领之后，反正也搞不清哭声与剪影的究竟了，两位姊妹或画家阿姨与作家外甥女改谈男人。据说她们谈得深入、具体、开心。画家说她原来的男人只热衷于性拳击，他的撞击力与撞击声音，使画家觉得十分乏味，还不如听啄木鸟剁木头。她的感觉与其说那是什么爱情，不如说是一个粗俗的不解风月的傻子对摇动橡胶靶子练习拳头。单调的音响，使她发作了忧郁症，而这次忧郁症发作期的创作，使她获得了二百一十六平方米(地下室与阳台在外)丙户型置业资金。

而具有爱丝或干脆是爱玲的脸型的年龄不到三十的才女小说写手，则讲到了男人的虚恭，英语叫做破风或者法尔蒂的。她有过一个情人，第一次用声响，第二次用气味使她大哭了一场。她说男人由于心虚，常常在快乐恩爱以前过食。此后，她真正爱上了一个人，却因为这个人爱吃炸油饼就大葱蘸芝麻酱而与他坚决分手。她说她不理解，一个现代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个信奉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人文学者，一个在南北两家“新左”杂志发表过文章的人，而不是阿Q的嫡长孙，怎么能够改不掉这种喜食落后垃圾食品的恶习？

小说写手指出:怎么能够批判启蒙主义呢?只有最需要启蒙的人,才坚决抵制启蒙的啊。

画家很喜欢才女说话的到位性,她称之为听你说话真解恨。但是才女的化妆有点过分,小眼睛上画了一个大墨绿色圈圈。她的大镜片也有点发绿,倒像她不是来向山羊狗献殷勤,而是来摄像做节目的。

画家打了一个哈欠,流了一点清鼻涕。

说完吃炸油饼就大葱的问题,小说写手气愤得喘息起来,画家阿姨差一点要给她喂硝酸甘油片。

其后,这里物业管理公司说是保安人员反映,说是临时借住在这里的长脸才女屡屡深夜出现在那座岑寂的花园与它的空空荡荡的房屋附近,有一次还推开栅栏门进入草坪,坐到了梨树下,隔着树枝树叶看月亮。散乱的月光洒在她的身上,使保安人员吓了一跳,以为是殉情少女的诈尸或者玉面小狐狸。保安人员要求她离开,她根本不予理睬。她的脸孔上显现着不可企及的悲戚与不可一世,吓退了保安人员。

物业保安部门为此颇感为难。干预还是不管?“这是一个问题。”相信这比哈姆雷特的提问务实得多。为此,公司层层请示小中大老板,并找了每月有高薪的法律顾问咨询,最后结论是可能有问题,也可能没有问题,如果说有问题,就当然有问题,如果说没有问题,也当然没有问题。

说是这是典型的中式思维,灵活、随意、虎变难测,怎么来怎么有理。

……如此这般,画家一次与作家一起到岑寂的花园这边来,她们看到了拿着锄头正在辛勤从事园艺劳动的别墅主人的半个脸,夕阳照到老迈却是极富才华与个性的脸庞上。然后,两个女人都晕倒了。

画家从此足不出户,闭门作画,她用两年时间画了一张大幅油画。底色是有光泽的蓝黑的夜空,这种蓝黑色寓恐怖于艳丽之中。有几道稀疏的聚光灯光柱,略将蓝黑色点缀与分离。画面左上角有一只白色的鸟形。这个鸟形由于形象不甚确定,也许会使另外的人联想到新型轰炸机。偏下过了中区,大约至底边与至顶边的距离是二与三之比处,是一个无头的人,人的两臂向左右略偏上分开,像是把一个V字向左右打开到夹角一百二十度的样子。由于无头,脖子上的两根筋显得突兀而且恐怖,似乎这两根管子(食管与气管)之所以生长在那里就是为了提供切割的方便。有自命的解读者解释说这两根管子表现生命的暴露与无助,有管子就可以切断,有头颅就可以割掉,有器官就可以阉除,有生命就可以杀戮,这才是世界的本质。而两臂

的夸张的伸展长度已经包揽了你我。没有头和脸,但是有一点红色,细看近于心形,兼具热吻与忽悠的嘴唇表象。右上方有几根金黄色的鬃须,是头发吗?更像是狮子的颈毛,抑或是象征黄金,是暴力与金钱的双重意象。无头人的双臂上方,是一具女尸,面貌不清,但是黑色的长发披落下来,令人心酸。无头人似乎是用气功擎举着女尸。女尸的胸前乱乱糊糊,是弹痕也像是匕首,有暗影也有红色的血滴,有反光也有被撕裂了的心。举手无面人与女尸四周,还有一盒火柴和一根火柴在点燃,有一条绿色的小蛇,有一大摞钞票,整个画面都追求模棱两可,模糊混沌,然而这一摞钞票虽然看不清是人民币还是美元欧元,却有清晰可触、鲜美诱人的坚硬轮廓,令你相信造币纸就是要比一般纸张坚硬得多。画面的右下角是几株郁金香,左面是一把剑,剑尖指着一个小巧玲珑的骷髅。右偏上是一群人的漆黑的背影,挨着背影的是一条路,通向一个坟墓,墓碑上的文字看不大清。有好事者强为解读,说是画家在墓碑上写着的是改过的北岛的诗:“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北岛的原诗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原诗充满了悲情的愤激,改版后更加悲情和愤激,咀嚼多了,反而多出了点滑稽。

画家拒绝证实或证伪这个说法,也不对画的内容作任何说明。她宁愿谈论此画是超级摄影现实主义与拼贴手法与结构主义的结合体。她还以毕加索的反映西班牙内战的名画《格尔尼卡》来说明此画的构思。

说是此画被重金购去收藏,画家卖掉了丙户型房,虽是二手,卖得的却是她当年购房时的房价的两倍。画家搬到了超巨超豪华住宅,从此少有音信。

时间将近过了一年,一家文化艺术小报上发表了一个有点头衔的评论家的严厉的文章,以此幅画的高价为例,说明美术市场混乱无序,乌烟瘴气,指出全球化已经杀死了艺术,拙劣、幼稚、模仿、照搬、假冒、迎合、低俗、无耻已经彻底埋葬了天才、高尚、经典、精纯、宏伟、风格……当前的艺术市场上的作品已经越过了人文精神的底线,它们在污辱自己的土地与母亲,挑战文化,抹杀历史,背叛人民,亵渎真善美……情况不但比共和国建立以来的任何时期都更危险,而且比旧社会,比日伪时期,比文革时期都更恶劣。

文章义正辞严,可惜没有为受众所注意,也没有被领导部门采纳,其效应是一片寂寞。这是什么世道了啊?

才女在晕倒后住了半个月医院，出院后五个月，她完成了一部中篇小说。小说是以第一人称写的：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他是我的爸爸。正像我的长相像张爱玲，他的长相像天才的与晚境潦倒的爱尔兰作家奥斯卡·王尔德。他的脸成长方形，骨骼硬邦邦，同时却又充满肉的丰满与欲望。

她的小说描写一个叫做鞠罔觚的男孩子，他具备了一切令人羡慕的元素：健康、英俊、聪明、举止优雅、声线迷人、身材高大，像黑暗与贫困中的一颗明星，像荒凉和破烂中的一块玉石。没有几个人有这样的被上天也被人世所娇宠的经验。在黝暗中，他变成了明灯。在粗糙中，他拥有将一切锉平磨光的利器。在艰难与封闭面前，他获得了神赐的打开一切关卡的钥匙。他从小有两项武器：聪明与可爱。他从小就是人见人夸，人见人爱。周围的一切都是丑陋与平凡，而他熠熠生光。他被选送到法语学校读书。那个时期，即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说是鉴于我们需要自己的即无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分子，特别是涉外工作人员，决定选择一些根正苗红、忠诚可靠、德智体文理全优、没有港台海外关系的孩子，从初中就上寄宿制的外语学校。鞠罔觚被选中了。被上苍选中了的孩子，自然也被一切所选中。

他占全了一切美好，他像是破岩而出的钻石，光洁，锃亮，闪耀，成色是天成，珍贵无挑剔。

同时，一度更使他自己激动的是他显示的声乐才能，他的声带和他的大脑一样精彩。他喜欢唱歌，他得到一位女音乐老师的喜爱，他常常到此位胡鸥老师家里听唱片。那时还没有盒装录音带，更没有CD。就是在一台手摇的、转速有些快慢不稳定的老留声机上，鞠罔觚第一次听到了帕瓦罗蒂与意大利神童的歌曲。青年时代的帕瓦罗蒂的歌声太响亮了，每逢唱片运转到歌者高唱“Osolomio”——“啊，我的太阳”的时候，由于声音过大，超过了留声机的摩擦负荷，转速发生失常，就会发出一种鬼哭狼嚎的怪声。而神童唱歌更像是哭泣。小鞠会不由得随着神童的歌声而落下眼泪。

同时他首次听到了《茶花女》，是意大利原文，老师将大意告诉了他。五十年代张权和李光羲在北京演出过《茶花女》，但是鞠罔觚的学生时代这个歌剧变得布尔乔亚起来。在鞠罔觚上中学以后，茶花女也变成了危险人物。

在寻找《茶花女》老唱片的时候，他发现了胡老师年轻时候的一张舞台

照，穿着白色连衣裙，开口很大，不但头脸而且颈部与肩部都露在外面。这使鞠问觚一怔，好像在大米粥里发现了一根奇怪的草。像是在饮水里发现了一丝阴影。

老唱片与老照片，在一个时期，它们曾变得神秘——可疑而且悲惨，直到刺激。

然而老旧又曾经是那样迷人。鞠问觚常常梦见他的老师与老师的歌声。

即使那时的音响设备是如此不如人意，他还是迷上了男高音。他找到了当时引起轰动的《外国名曲 200 首》，模仿着现时所谓的美声唱法，学会了用中文唱拿破里民歌《我的太阳》与《茶花女》的对唱《饮酒歌》。于是，一直红里透紫的鞠问觚面貌变得可疑起来。他得到的是《我的太阳》与《茶花女》，失去的是在共青团与学生会里的“官衔”。

一位惜话如金，绰号叫瓷娃娃的女生顶替了他成为学校领导的最爱。她名易永红，五官完美，但是没有表情。其实自古以来，人们就喜欢讷于言而敏于行的人。敏于行并非时时可以考察，讷于言便成了最高美德。而表情丰富，言语滔滔，如果不是演员的话，则仅仅意味着浅薄外露轻佻。

……到了那个黝色的，却被忽悠成血红的年代。突然风云变化，突然天翻地覆，突然颠倒再颠倒再再颠倒，突然严丝合缝暗无天日。紧接着是万丈光芒，阳光刺眼，四顾却更加天昏地暗。叫做玩弄于股掌之上。而他的爱唱洋歌眼看给他带来了灭顶的灾难。

这位天之骄子，这位四面八方的宠儿，这位一帆风顺，叫做一直泡在蜜罐子里的甜蜜的娇哥儿准人形蜜饯，完全崩溃：他的天堂正在摇晃，正在裂缝。他已经得到的一切似乎转瞬间将化为乌有，他已经完全不知道他是谁、谁是谁。而且，更恐怖的，《外国名曲 200 首》被指责为什么什么主义的货色，一位以亲切关怀文艺工作而著名的慈祥万状的高级领导说是这本歌曲书出得不好。

慌了神，应该说已经分不清东南西北的少年鞠问觚，慌忙中抓住了一根稻草：他咬紧牙关，要灭掉一切脉脉含情，要立即处决一切自己的最爱，要敢于硬起一颗心，必须要刺刀见红，他的家乡话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这不是一种绘画的现代与后现代风格……要敢于说自己不想说的话，做自己不想做的事。

鞠问觚“站出来”了，却兀立在那里像一个等待瞄准的靶子，他的腿发抖，他的舌头发木，他的脸发僵，他的面色发绿，他流泪了。

鞠问觚，考验你的时候到了！鞠问觚，你到底走哪条路？

鞠问觚发不出言，出不了声，他一阵眩晕，暴躁的喊叫中他突然向胡老师冲去，扬手给了胡老师一个大嘴巴。他的手指上立即沾满了胡老师的血与汗水。他的右手立即变成了他的敌人，他的克星，他的背叛者，他的奸细。

他的魔鬼！

是你？胡老师呻吟了一句。全场欢呼，靶子在欢呼中变为射手，亡命的兔子一秒钟就变成恶犬。不知道趁机抡起了皮腰带的是谁人的右手。然后是反过来抡着皮带把钢铁的卡头挥舞到了胡老师的脸上头上，鲜血立即流满了胡老师的面孔……

三天后，胡老师死去。

胡老师是鞠问觚的右手杀死的。

从此，这样一个念头跟随着他的一生。

在嗜血的疯狂中，只有一个人沉默无言，她也受到了极大的攻击与嘲笑，她就是顶掉了他的“官职”的瓷娃娃易永红。

他到了内蒙古兵团插队，他几乎天天梦到胡老师，他一次又一次地给胡老师跪下。他常常梦到一群群的窄翅的白鸟在天空飞，而地上是泥泞的沼泽。后来他在草原的湖泊上看到了类似的鸟。什么鸟？有人说是海鸥。没有海哪里来的鸥？后来当地人告诉他这是湖鸥。窄瘦的身体，没有海鸥那样肥。湖鸥湖鸥——胡鸥，他惊呆了，他听到了湖鸥的嘈杂、嘶哑、错乱的叫声。他无法自持。他从小失了母亲，梦中胡老师就是他的母亲，他只想伏在胡老师的怀抱里，他只想让胡老师打自己的手心。而所有的梦里梦外的湖鸥，都是胡老师的使者，胡老师的精灵的负载。胡老师已经幻化为无数的湖鸥。

牧马的时候，他给水面上飞翔着的湖鸥跪下了。他趴到了草地上，痛哭失声。

他把自己的脸孔与右手打出了伤。

他挑选最苦最累的农活，他申请去炸山修路，炸石烧石灰。他请缨去处理万分危险的“臭”炮，在暴风雨中登山寻找牲畜，他扛起三百斤重的麻袋，他跳下去用身体堵水渠的漏洞……他渴望着炸死砸死累死淹死跌死……他没有死，却在一次抢险中伤残了自己的右手。他成了上山下乡的知青标兵。

鞠问觚的右手是他早有蓄谋，故意加害的？

这样一个念头也要求着占领与覆盖权利。从此他在梦中常常梦见老师，